

〔台灣〕譚談

# 催情草



三環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曹 宁

封面设计: 小 苏

**催情草**

**(台湾) 谭谈**

三环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总发行

佛山报电脑印务开发中心印刷

787×1092

1/32

6.5 印张

135 千字

1990 年 5 月第一版

199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~30000 册

**ISBN 7—80564—005—X/I·6 定价: 2.68 元**

## 内 容 介 绍

清末民初。“保皇党”勾结日本“黑龙会”，在清河镇制造了一起血案。林牧师 革命党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害于教堂内。接着，一场奇怪的大火焚烧了林家。林牧师遗孀与女儿死里逃生。

“保皇党”四处造谣，声称这件血案是“义和团”所为。为了维护清河镇的安全，“双旗杆李家”的独生儿子李猛，组织了“连庄会”。李猛是清河镇武举李效先的后代，为人正直、豪爽、武艺超群，深得众望。为了控制“连庄会”，“保皇党”派日本“黑龙会”女间谍季彩霞，冒充镇长宋子奇的侄女，借饮酒之机，于杯中放入产自日本的“春药” 催情草，李猛失态，占有了季彩霞的身子。交往中，季彩霞却真心地爱上了人品高尚的李猛，加上自己双亲被“黑龙会”杀害之痛，季彩霞不惜用色相勾引“黑龙会”头目谢天星，取得了“保皇党”与“黑龙会”欲勾结海盗血洗清河镇的情报。一计不成，“保皇党”又派出职业杀手“飞刀王”楼玉春，妄图杀害李猛趁乱夺取“连庄会”的权力。在种种感召面前，楼玉春良知未泯，自杀身亡。

---

三伏天，佟九公离开清河铺下乡了。

仍然穿着那件四季长春的褚布衫，骑的是那头比拳头大不了的蹩脚毛驴，佟九公人虽穷，却是两榜底子，道道地地的秀才。

一向乐天知命的佟九公，不知为何头皮皱起一大把，因而那头不打不走路的小毛驴，也显得慢吞吞了。

好在！去的地方并不远，看！庄子门前竖立着两根大旗竿，那不是“双旗竿李家”吗？

提起双旗李家，真的是官宦门第，世胄之家，远的不谈，三代人就出过两御史、一府台，直到李猛的老子李效先当家主事，每况愈下，大不如前，但李效先比他儿子李猛争气，好歹混上个武举要耍，尤其值得一提的，李效先的官不够大，老婆吴氏却大有来头，吴氏的老子居然是位探花郎哩！

佟九公去的地方就是李猛的家，李猛去年死了老子，现在是他当家主事了，有道一辈当官，十辈打砖，很可能双旗竿李家，会毁在李猛手里，因为李猛只会花钱，不会赚钱，花起钱来

象流水，好象钱是天上掉下来似的。

李猛除了花钱没数，还有个天大的毛病，不讲理，是非不明，还偏偏爱管闲事，因而当地人都怕他——怕他在一念之间对的变成错的，错的变成对的，但当地人也着实爱他——爱他的为人粗犷、豪放，凡是有困难的，除非不伸手，只要伸出手来，钞票就是你的了。

李猛看样子有点浑，但也有长处——长处是对母亲孝顺，亏得他还有些孝道，否则，天生神力，一身子武功，又喜欢戴高帽子，不被街上那干吃他、喝他的混混们捧起来当土匪才怪？

略事交代，佟九公已经由李猛家佣人接过毛驴，然后管事的吴三槐嘴咧的象八万，迎了出来。

吴三槐是吴氏的远房侄儿，人很聪明、能干，李猛是当家而不主事，因而佃户收租以及银钱出入，全由吴三槐一手包办。

“九爷！身子骨还好吧。”吴三槐套着近乎。

“老了！胳膊不利落了，里把路，已经把骨头拆散了。”

“九爷是愈老愈精神，愈老愈健朗。”

“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不然俺佟九公能不向举人娘子请安吗？”

“那可担待不起，九爷！请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经进入二进院，佟九公放眼之下，但见堂屋庭阶上跪了个人，那人虽矮了半截，仍比佟九公矮个子还高半个头，敢情，就是吴氏的宝贝儿子李猛。

“八成鸡屎又惹他娘生气了？”

鸡屎是李猛的乳名，有钱人家的子弟，作兴起这等邈邈名字，因为邈邈名字可以长寿。

吴三愧道：“不知为了甚么，姑妈非常生气，大爷来的正好，帮忙劝劝！”

“没问题，没问题……”

佟九公倒是很有把握，李效先在世时，他是李效先的棋友兼酒友，相信吴氏定会给他这副老面子的。

“九爷，都是自己人，三槐就不陪着啦！”

“请便！请便。”

佟九公说罢登上堂屋台阶，这才发现，李猛脑袋上还顶着一个装冷水的大海碗哩！

“鸡屎！”佟九公倚老卖老的：“跟九爷说说，究竟怎的回事？”

李猛压低嗓门道：“张飞庙的事娘知道了。”

“张飞庙”是李猛自掏腰包盖的，他所以给张飞盖庙，又与佟九公有关了。

小时候！佟九公一来双旗竿李家，就得准备个故事应付李猛，李猛从小就很难缠，故事讲的不入耳，佟九公的胡子非被拔掉两根不可，其实！佟九公人老还童，对李猛太投缘了。

讲来讲去，讲到了三国大将张飞，其故事中有两段对长大后的李猛影响颇大，一是张飞当阳桥上一声吼，喝断桥梁水倒流；一是芦花荡活活气死周公瑾，这两段家喻户晓的故事，一个代表张飞的勇，一个显示张飞的智，佟九公见李猛听出了兴趣，索性把张飞形容成智勇双全，而且是三国时代最忠、最义的代表人物！

就因为从小李猛对张飞有了崇拜倾向，外加上性格也颇近乎张飞的粗线条作风，在混混们一再请求找个练武的场子时，这位浑爷灵机一动，张飞庙于焉盖起。

佟九公当然知道盖庙的经过了，沉思下道：“鸡屎！你娘一向不管你用钱，再说，张飞既是忠义之士，盖个庙也不能算错在那里，依我看，还是盖庙时九爷讲的话，应验了。”

“九爷！那门子话应验了？”

“忘了吗？老不死不是一再提醒你，桃园三结义，长幼仍应有序，你小子偏偏不听老人言，走遍全中国也没听说过张飞坐中央，两位哥哥刘备和关羽变成站班的。”

李猛盖的张飞庙真也空前绝后了。

李猛摇摇头道：“这下可错了，并不是为了座位问题，而是我那些弟兄伙，出了纰漏。”

“打架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往后可得好好管教混混们。”

“没有往后了。”

“为甚么？”

“娘说我的年龄可以给她抱孙子了，所以……所以从今天起，不得出门，好好的在家学规矩，读读文章，天！规矩？文章？不是要咱的小命？！”

“看来还得九爷给你想想法子。”

“只要娘收回成命，鸡屎绝对听九爷的。”

“说话算数？”

“不算数就不是赛张飞。”

敢情，他自己取的绰号说是赛张飞了。

佟九公笑笑道：“行！你小子别的本事没有，倒是说话不打马虎眼，等老不死的跟你娘说和说和。爷们俩慢慢再研究。”

“娘这次真发大脾气，可得想个绝主意才行。”

“你娘急公好义，又是探花郎之女，不假吧？”

“谈这等话不是风马牛吗？”

“不是风马牛，因为有件事必须拜托你娘，同时还得借重你小子的大才。”

“大才？”李猛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有才，而且是大才，不免精神一振。

这当口，堂房内走出个小姑娘，小姑娘十四五岁，聪明的象颗玻璃珠子，连眼睛毛都会说话，她是吴氏最宠爱的贴身丫头叫绿珠儿。

绿珠儿道：“九爷！夫人听到九爷的声音了，特别命咱绿珠儿请九爷上房说话哩！”

说罢瞄了李猛一眼，李猛赶忙挺起腰板，跪得笔直，他不是怕别的，怕绿珠儿打娘的小报告，说他没按规矩接受处罚了。

随着绿珠儿，佟九公步入堂屋，堂屋摆设很古朴，也很够气派，不要说别的，中堂是幅乾隆皇帝的御笔（佛）字，由此可见一斑了。

论辈份，李效先在世时，曾尊九公声叔父，但在吴氏眼前，他却不敢称大了，主要的，探花郎的儿子，较他的秀才功名，高明的太多了。

“举人娘子好！”佟九公作了个长揖。

吴氏福了一福，顺便使了个眼色，叫绿珠儿泡茶。

茶来了，却满屋酒香，原来，盖碗茶内不是装茶，是装的道地牛庄高粱，牛庄高粱在河北省并非太贵重酒，但对嗜酒如命，靠教塾馆为生的佟九公，却是种很高级的享受了。

吴氏是装糊涂，佟九公居然还摇头晃脑的说茶很香，绿珠儿抿着小嘴——终于“扑哧”一声跑到门外了。

吴氏开门见山道：“九叔！话可讲在前头，爷们好久没见面，不妨多聊聊，但千万别管鸡屎的事。”

显然！吴氏认为佟九公是李猛搬来的救兵了。

佟九公忽然叹口气，又喝了口“酒茶”。

吴氏察颜观色的：“是不是有困难？如果有，做晚辈的应该孝敬老人家。”

“举人娘子！”佟九公感慨的：“年头愈来愈乱，南方闹革命党，京城闹义和拳，谁还有心思叫孩子们读书呢？所以……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九叔把塾馆辞了？”

“不错！但举人娘子请放心，俺佟某人虽穷骨头硬，饿死不吃嗟来食，好在，还有一丁点儿积蓄。”

“九叔！”吴氏肃穆的：“这话可见外了，李家虽然出了个败家子，毕竟吃喝还不愁，九叔跟李家三代都有交情，冲那一方面，都应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，如果依晚辈的意思……”

“老不死的事是小事，还是先谈谈公事。”

“公事？”吴氏愕然的：“九叔那来的公事好谈？”

佟九公又啜了口“酒茶”，道：“这话说起来可长啦，上个月教堂出了命案，谅举人娘子也有耳闻了？”

吴氏道：“有！有！教堂的林牧师是个大大好人，到底是谁半夜三更的把林牧师给杀了呢？”

“总算有头绪了。”

“谁！谁这等没心肝。”

“义和拳。”

“义和拳并没有闹到清河铺呀！”

“可是昨天傍晚，宋子奇镇长家里到了百八十红眉毛，绿眼睛的人物，为首的自称是义和拳大师兄，名叫谢天星，八成不会假了。”

“这干人去镇长家里做甚么？”

“除了承认杀死林牧师，还命令地方捐出白银五千两。”

“命令？命令应该有理由。”

“谢天星特别强调，他们率领的弟兄，都是天兵天将，并得清政府允许，就地筹款筹粮，为的是扶清灭洋，保护大清国呀！”

“林牧师可是中国人呀！”

“谢天星也曾提及，他说中国人给教堂做事，就是洋奴，是洋奴同样该杀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洋人并非全是坏人，教会旨在劝善规过，修今生，补来世，中国人从事教会工作，也可说替天行道，怎可以随便加以杀害？”

“这年头还有道理好讲吗？可惜举人死的太早了。”

举人指的是李效先，吴氏不胜黯然，李效先在世时，以武举身份，组织连庄会，曾使沿海海盗望风披靡，最脍炙人口的一件事，前年春，海盗犯清河铺，李效先率领连庄会，以一把祖传的珍珠刀，身先士卒，独自一人，枭了海盗近五十颗脑袋，从此，海盗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，而李效先的威名虽永在，墓木却凄迷了。

往事不堪回首，吴氏直觉的认为谢天星者，可能就是那些漏网的海盗，唯一不解的是：海盗有必要冒充义和拳杀害传教士林牧师吗？

吴氏继续问道：“九叔！关于白银五千两一事，宋镇长怎样处置呢？”

佟九公道：“五千两白银不是小数字，宋镇长答应后天——也就是明天，将筹募结果，提出具体答复。”

“那个谢天星怎样表示呢？”

“仅仅说了句看着办吧！走了。”

“分明是威胁。”

“本来就是威胁嘛！”

“谢天星走后，宋镇长怎样决定呢？”

“召集商家开了个会，包括他本人在内，共同捐出五千两，总之，钱非准备不可。”

“九叔！”吴氏沉重的道：“义和拳犹如海盗，欲壑难填，这一次旨在试探清河铺虚实，倘如此顺利到手，日后呢？”

佟九公点点头道：“可是宋镇长等，都是怕事之人，唉！老朽又想起举人了……”

房中有着短暂的沉寂，吴氏道：“记得效先去世时，连庄会的组织并未解散，宋镇长素得民望，为甚么不登高一呼，来个以暴制暴呢？”

一个女流说出这等话，大男人应该脸红了。

佟九公道：“宋镇长不但没有这等魄力，相反的，镇长也不干了。”

“清河镇镇长是地方公推的，临难苟免，似乎对不住各界父老吧？”

“没法子，宋镇长捐钱最多，也可说是他不干镇长的代价。”

“镇上不能一日无主呀！”

“所以推来推去，推在我这糟老头身上了。”

佟九公一向热心公益，又是镇上有名的臭硬，倘他当上镇长，倒是地方之福，因而吴氏倒没有说甚么，但多少对她心目中甚为敬佩的宋镇长有些不满。

吴氏话题一转道：“九叔！看样子明天您老人家要和谢天星办办交涉了？”

佟九公唉声叹气的：“正如宋镇长所说，与义和拳一来往，犹如烧纸引鬼，我老头子虽然孤家寡人一个，毕竟也怕鬼呀！”

“九叔你……”

“举人娘子！不是老不死的没志气，实在担心跟不讲理的人谈理，无此勇气。”

“但你已经答应当镇长了？”

“代理而已。”

“代理也得替地方应付困难呀！”

“所以非请举人娘子帮忙不可了。”

吴氏不愧探花郎之女，敏慧过人，一点就透，沉吟下道：“敢情是想让我那傻儿子给佟九叔跑腿？”

佟九公连忙道：“正是这个意思，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九叔从小看着鸡屎长大，他吃几碗干饭九叔比谁都清楚，九叔敢用他也敢相信他吗？”

“敢！敢！举人娘子！你也别把自己的儿子瞧扁啦，老实说，鸡屎这孩子朴实、厚道，虽难免被巧言令色之徒欺骗于一时，其实！他还有刚毅、坚强和绝顶智慧的另一面，不知道举人娘子有否觉察？”

“……”吴氏半晌没有吭声，没吭声是否默认儿子并非如外传的大浑球了。

佟九公续道：“再说！世胄之家的孩子，也应该见见世面，经经事故，说不定有一天……”

吴氏“扑哧”一笑，打断了佟九公的下文，接着道：“九叔！那我就把鸡屎交给你了。”

佟九公大喜过望，一口把“酒茶”吞光，双手拱起道：“那好吧！明天一过，鸡屎不再是浑球，而是地方上大英雄了。”

佟九公告辞了，李猛也免掉罚跪了，吴氏难免把儿子大训一顿，这才说明佟九公的来意。

就在此刻，院子内响起了绿珠儿的声音。

“呀！大小姐可来啦！夫人方才还念叨着哩！”

绿珠儿口中的大小姐正是宋镇长的表侄女，闺名季彩霞，满肚皮学问，半年前慕名吴氏为师，学习汉文，后认吴氏为义母，季彩霞善体人意，颇得吴氏欢心，只是李猛却对这位干妹妹不太顺眼，为甚么？又说不出所以然，八成季彩霞一到，母亲会把她捧成心肝肉，李猛有点吃味道了。

果然！来了个干女儿，忘掉儿子，吴氏亲热的拉起季彩霞进入套间谈体己话了。李猛呢？却利用机会，象只野兔子，骑上他那匹自己命名的“乌雪锥”快马，赶往张飞庙了。

“张飞庙”建立于清河铺的西大街，庙门口竖着四只石狮子，与四扇庙门和隔着十三级大理石台阶遥遥相对，乍看起，蛮威风哩！

庙内计大殿三间，偏殿两间，有一个院子，但这个院子却与殿房不成比例，大的有点出奇。

原来院落是李猛啸聚混混们练把式的地方，非大不可。

混混们当中自然有个带头的，此人姓谭名三腿，何以取了

个怪名字？据他自己解释，因为三条腿的人总比两条腿的跑得快，其实，胖的象猪，还有点罗圈腿。

谭三腿能够巴结上李猛当带头的，也有他的一套，最大本事是：见风使舵，看颜色行事，至于拍马、奉迎，那更是专家了，可是今天不同了，李猛一进庙门，抓住了谭三腿就是七八个耳聒子，他打人从来不知轻重，谭三腿惨了，少说，掉了两只门牙。

谭三腿哭丧着脸道：“猛爷！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李猛环眼一翻：“老子叫你带头并不是叫你打架生事呀？”

“这可是冤枉好人了，不是兄弟伙打人，是人家打兄弟伙。”

“胡说！谁个吃了熊心豹子胆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”

“庙对门卖馒头的石楞子。”

“是他？怪不得前些日子还瞪了老子一眼哩！”

“瞪您猛爷一眼是小事，小蝎子却断了一条胳膊。”

“小蝎子呢？”

“那不是来了吗？”

小蝎子架着条胳膊，一拐一拐的挪了过来。

“猛爷！石楞子真他娘的不是人，小弟不过看了他妹妹一眼，石楞子居然说小弟不安好心，糊里糊涂就伸手揍人。”

“看人并不犯法呀！”李猛君子心地，没往坏处想。

小蝎子添油加醋的：“谁说不是呢！而且，小弟还把猛爷的招牌抬了出来，虽知不抬出来还好，一抬出来胳膊就断了。”

“反了！反了！打狗还得看主人呀！”

“这分明是瞧不起张飞庙里的‘赛张飞’嘛！”

李猛脚一跺道：“谭三腿！去馒头店一趟，叫石家兄妹给

俺猛爷赔礼。”

“石家兄妹要是不来呢？”

“那他就甭想开张了。”

谭三腿正待起身，没想到石楞子率同他妹妹石小玉不请自到了。

石楞子打了个赤膊，辫子缠在脖子上，身材象半截铁塔，手里面还掂了根半截棍。

石小玉与乃兄恰是两个格局，娇小玲珑，象扇坠儿，生了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滴溜转——透着机伶。

未容李猛发话，石楞子骂骂咧咧的：“姓李的！老子是吃馒头长大的，不是吓大的，划出道儿吧！”

一副打架寻事的姿态，李猛这才弄清楚，不是赔礼，而是找岔子了。

石小玉比他哥哥更霸道，一手插腰，一手指着李猛的鼻子，虽是骂人，声音却象炒豆子，又甜、又脆。

“喂！黑小子！八成就是双旗竿李家的败家子了？”

李猛气得打哆嗦，他最忌讳败家子这三个字了。

“瞪眼珠子就能唬得住人吗？告诉你，没有金刚钻，就不敢揽破磁器。”

“你……你这个小臭娘们！欺人太甚。”

“小臭娘们？”石小玉一琢磨字眼，脸沉道：“原来在骂人？”

“别忘了你方才也骂过我败家子。”

“本来就是败家子嘛！可是姑奶奶香喷喷的，并不臭啊！”

“老子说你是小臭娘们就是小臭娘们，不服气是吗？”

“哟！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又不讲理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仗着有几个狐群狗党又要威风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本姑娘有理走遍天下，就是不信邪门，来！手底下见高低，不教你晓得厉害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”

（注：马王爷有三只眼。）

说罢，摆了个“夜战八方”架式，真是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，李猛是武举人之后，对武功可说家学渊源，加上从小喜欢拳棒，到处拜求名师，所以对各门各类武学颇有研究，一望之下，就知道是小洪拳起手式，心说，想不到小丫头片子还有两把刷子哩！

“出手呀！”石小玉倒是个火爆性子。

李猛摆摆手：“好男不跟女斗，换你哥哥。”

“我哥哥可是咱的手下败将呀！”

“说这话干么？”

“很简单，只要打败哥哥的妹妹，妹妹的哥哥就认栽了。”

石楞子居然点点头，默认了，李猛过去很少接近女性，尤其是年轻女性，除家中的绿珠儿，还有母亲认的干女儿季彩霞外，他可说是个道地不近女色的君子。

可是绿珠儿令他头痛，爱打小报告，季彩霞却使他望而生畏——一见面就文乎文乎的，烦死人；而今这个石小玉，较之绿珠儿的刁钻，季彩霞的没理也占三分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莫来由的心里发毛了——女人——美丽的女人最难缠，还是不要惹她为好。

他不惹她；她却惹他了——二话不说，粉拳头兜胸攻了过来。

这一招名叫“黑虎掏心”，奇快无比，李猛猝不及防下，

“砰”的声，被打了个确确实实。

李猛胸口隐隐作痛，他天生神力，皮肉宛似铜墙铁壁，居然一拳头教他有疼痛的感觉，小妞儿果然不太简单。

一愕间，石小玉最拿手的“鸳鸯脚”又飞了过来，这一招是石小玉的绝活儿，每次跟哥哥比武，石楞子没有一次不是被踢了个跟斗，或是狗吃屎的，不料，这一次情况不同了，“叭！叭！”——踢是踢上了，可是踢的不似人骨头——用上内功的李猛两条腿，犹如两根铁棍。

“哎哟”一声！石小玉捂着脚脖子痛出了眼泪。

李猛又怔了，想不到女人哭还蛮动人的。

石小玉咬着牙站了起来，李猛关心的：“活动一下就好了。”

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关心起难缠的丫头片子了。

石小玉忽然抡起小拳头，一个劲的往李猛宽大的胸脯上找发泄，嘴巴里还有一套歪理哩！

“黑小子！原来是用邪法欺负人。”

邪法？李猛心说：“皮肉坚强了些能算邪法？真他娘的无理搅三分。”

石小玉打了一阵，也觉得没意思了，腰板一挺：“有种的！改天等我楼大哥来。”

楼大哥又是谁呢？

石楞子猛然拍了李猛一巴掌道：“小子！交个朋友好吗？”

“交朋友？”李猛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哥！”石小玉噘起嘴巴：“不要跟欺负女人的人交朋友，他呀！坏蛋加三级。”

“妹子！哥哥早就说他不是坏蛋了，你偏偏不信邪。”